

涅槃周刊

公自
VS
日进堂
特刊

我反对为反对而反对

我们所将记得的深圳中学

为什么要反对日进堂

涅槃周刊对外组 & 公众号持续招新啦！

对外组，一直以来代表涅槃周刊活跃在深中校园乃至社会上。作为涅槃周刊的基础同时也是核心，对外始终乐意接收愿意证明自己或挑战自己的深中人。网络平台建设，社会赞助联系，期刊宣传销售，活动策划实行，在为对外贡献的同时，对外也将充实你。对外期待着你的加入。对外加盟电话：15820769476

涅槃是什么？涅槃发些什么文章？涅槃有什么精神？这想必是很多不了解涅槃心中的问题。

这也是我们建立这个公众号的原因，我们希望从推送文章中传达出我们内心的想法，表达一种来自涅槃的精神。

我们会推送往期精彩文章，新一期的预览以及不定时推送话题收集回复。我们希望与关注公众号的您，能够有思想上的碰撞，我们热衷于认识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的新鲜生命。希望从公众号的推送中，我们都能有所收获，共同成长，在时代变更的洪流中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并勇敢地走下去，也希望涅槃这簇燃烧了五年的火焰，能够传承一代又一代，照亮后来者的去路。请扫描下方二维码关注涅槃公众号。



Nirvana Weekly

“Through the darkest dark, may we see the light”

“越万里之溟濛兮，见风之流光”

涅槃周刊

Nirvana Weekly

日进堂特刊

专题 日进堂

- | | | |
|-----------------------------|----|----------------|
| 回应王鹏老师以及
近日深中公共自习室重新装修事件 | 2 | 潇梦 |
| 我反对为反对而反对
——回应乔碧星、胡潇梦同学 | 4 | 王鹏 |
| 一位学长对王鹏老师文章的回应 | 6 | 关于 Marvin 的抑郁症 |
| 关于近期公自改名的讨论致王鹏老师的公开信 | 7 | 应笑生 |
| 我们所将记得的深圳中学 | 8 | YYP |
| 关于公共自习室事件对学校的几点建议 | 9 | YYP |
| 或许是棋局，是冰山一角 | 10 | 愁生 |
| 我们需要一场怎样的讨论 | 11 | 予错 |
| 为什么要反对日进堂 | 12 | 予错 |

编辑部名单

- 主编 谢 凌 杨小宇
执行主编 于 韬
副主编 杨欣雅
对外 谭思佳 周洁歆 黄 潇 乐 奇
朱卓涵
专题 廉惠元 陈 正 梁程伟
人物 吴泽萍 曹琼文 俞曦晨
文化 喻紫荆
观点 张丝涵 何湘缘 雷雪然 张芯栩
苏筱妍 杨粤鹏 张清栩
封面设计 林泽昊田
排版设计 林泽昊田 盖思思 秦飞洋
封底设计 刘欣怡

赞助合作 & 捐赠

《涅槃周刊》是一家完全由学生自筹自办的纸质媒体，自负盈亏，不以盈利为目的，售卖杂志之收入用于支付印刷费用。我们在十余所学校有固定的读者群体。

为保证内容的独立性，我们是一家在资金上完全独立的学生媒体，我们需要各位的帮助。

请联系 周洁歆 13798526530

订阅请联系 谭思佳 15820769476

回应王鹏老师以及 近日深中公共自习室重新装修事件

文 / 潇梦

在离校一年多以后，这次是首次以深中校友的身份站出来谈谈深中的近况，内心是比较焦虑的。一来是因为到了美国以后，对于深中有太强烈的距离感，深感自己无力改变深中日渐消亡的民主自由环境以及校方强权干涉学生事务的手段；二来是因为自己仍然时不时抱着“天佑深中”，让学弟学妹自主决定深中未来的道路的想法，以此减轻逃避责任带来的愧疚感；三是觉得过早轻率的发言，没能纵观事件前后、深入反思，是极为不佳的。

事情起因是在朋友圈上看到了一篇罗晶的私人日志，《祭奠永远逝去的公共自习室》，原文链接如下：<http://activity.renren.com/outshare/blog/579903198/935675521?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文中谈及近日深中天井旁的公共自习室（下文称为“公自”）在重新装修后更名为“日进堂”，不仅仅“座位比公共自习室少了很多，桌子使用的是类似某些老年或报刊阅览室的可以斜着放书的桌子，摆了一些大学的资料”，同时增设了十几台电脑，占用原本公自一大半的空间用作“金融创新体验中心”，据笔者听闻，在墙上也填满大学招生文件和宣传册。此文后半部分则在指责校方的“风格混搭”的更名行为，并叙述对于过去公自的怀念。

此文一出，得到了许多的深中学生以及校友的关注，并纷纷在朋友圈内转发，其中不免夹杂着许多的情绪。事情的转折是现实体系的王鹏老师也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分享了他对于此事的看法：

“早上起来，看见微信上满世界都在怀念公共自习室。看了那篇文章，我就想不通，日进堂与公共自习室的名字比，有什么不好？把堆放坛坛罐罐与乱七八糟杂物的黑漆漆教室，改成妥妥贴贴环境优美深中书院，有什么不好？b栋楼始建于1984年，就是个豆腐渣工程，30年来没倒塌没死人，算得天佑深中，阿弥陀佛！拆了建新楼有什么不好？我理解校友们怀旧的感情，但这是个变化的世界，当事情还往美好一面发展时，我想不通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支持，如果一个人真爱深中的话。有些人的思维方式，我看需要转变。每次站在学校对立面，就能凸显你的高大与正确？是不是应该生活在真理中，尊重事实？盲目的反对是变相的愚昧。不是每一次改变都是坏的，不要每一次都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推测学校，把个人狭隘的情绪凌驾于明显的事实之上，且还借用了什么自由与民主的名义。”

此言一出，又引起了轩然大波，朋友圈里又见不同的言论和分歧，笔者将在这里整理一下这些意见，并回应王鹏老师的观点。

1. 改装公共自习室，实际上是变相的压缩了校园内部学生的公共空间，进而也削减了校园的自由与活力。

同样的改装事件在前些年是屡见不鲜的，先是六单元自习室改装为“凤凰木会议室”，后是原学生媒体中心改装为“深中书院”，如今是公共自习室改为“日进堂”。每一次改装后，内部的设施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如凤凰木会议室增添了高级圆桌、椅子、话筒，公自是增添电脑、大学教材等，从表面上看都是件好事。但事实上

是，改装后的凤凰木会议室、深中书院都成了少部分人的“休闲娱乐场所”，原本可用于学生社团活动、聚集交流的地方在增添为新的装置后，立马提升为“高大上”的空间，受到严格的监管，如凤凰木会议室经常锁门，让学生想要进入而不敢进入，这一系列的改装不但没有让更多的学生可以合理的使用到这些资源，相反减少了原本学生自由使用、随进随处的空间，是变相对于校园内学生公共空间的压缩。

以本人亲身经历的学生媒体中心改装为例，在高一时，涅槃周刊编辑部利用了学生媒体中心极大的空间，召开日常行政层会议和部门会议，又举办了对内的读书会、观影会等活动；编辑部的成员可以随时进出学生媒体中心，使用媒体间公共的资料，进行讨论和交流，都极大的促进了涅槃周刊编辑部内部的活力和凝聚力。但在高二的时候，校方以学生媒体中心没能妥善管理内部设施和财务的原因，将所有学生媒体赶出学生媒体中心，赶入空间只有1/3的B栋“现学生媒体中心”，狭小的空间不仅限制了学生媒体内部活动的举办，涅槃周刊的读书会和观影会都必须另辟空间，并连连因空间使用问题与其他社团产生冲突而被迫取消，更使得编辑部成员不在将媒体工作室作为据点，毕竟一个房间最多蹲住十余人，根本无法承载涅槃编辑部五十余人的活动，使得编辑部缺少了交流互动的空间；而后续要求校方在新媒体中心更换沙发、桌椅，增添投影仪的事情拖了一年多也没有了下文。最为气愤的事情在于，将学生媒体赶出原媒体中心以后的一年多，学校几乎没有利用这个空间，我记忆中只做过一个学生研究创新产品的展示，但也常常闭关锁门，根本无人问经。据闻现在改为了“深中书院”，也不知道是不是为更多的学生开放和使用。

2. 深中多处教室更名后，名字极为绕口且不受学生欢迎，更没有听取学生的意见，是深中校园民主进程的退步。

教室更名事件同样不是第一次发生了，此前将D-1更名为雍睦堂，六单元自习室更名为凤凰木会议室，随后将文体楼、原学生媒体中心更名，如今是日进堂学生自习室。最初的两次更名，我尚在学校，收到的讯息仅有在深中公告栏上的公示以及校园网站上的通知，随后校方做出“雍睦堂”和“凤凰木会议室”的决定，并没有公开收到的提案以及投票的过程结果，这不得不让人怀疑，校方在如此信息封闭、不公开的情况下，没有经过合理明细的流程，极为形式的争取了民意，在背后又有没有听取学生的意见和想法？若非如此，也难以解释为何更名后听到的多数学生的吐槽。而如今日进堂和多处教学楼的装修与命名，更是在学生暑假不在校期间，发布仅有一封的校园官网公告后，在没有更多后续宣传和通告的情况下，擅自决定并重修，直到学生回到学校发现事情都木已成舟，要动工完成了，又不得不让人怀疑深中官僚主义的腐化。

在我个人看来，一定要给各个屋子命名的行为，无论名字是否好听，都充斥着“形式主义”的作风，和两年前深中的标语事件如出一辙，在学校墙壁上增添横幅，大喊“特别认真、走在前面、超越自己、世界高地”，从未得到学生的支持和认同，这样的口号和标语，除了增添校园的面子工程和校史上的政绩，我实在想不出其

他的意义。

3. 深中拆除旧楼、建设新的教学楼和体育馆是好事，但背后到底有没有把学校的财政支出合理的花在学生的身上，值得质疑。

王鹏老师在回应中提及深中教学 B 楼是豆腐渣工程，拆除重建是为了学生与老师的安全，这样的事情本身无可厚非，把“堆放坛罐罐与乱七八糟杂物的黑漆漆教室，改成妥妥帖帖环境优美的深中书院”是值得支持的。但与此同时，近几年间，学校大量缩减学生社团的经费，并大力扶持学校自己创立并控制的社团，如当年的先锋中学生、学生活动中心，校方宁可把钱花在张贴横幅标语、增添奢华的圆桌椅子，却不愿意将钱用于支持学生社团、学生媒体、学生议事会等“民营组织”，实在不得不让人怀疑其“用心良苦”，也难怪很多社团频频因为财政问题，而减少社团活动，最后因吸引不到社员而倒闭。

4. 对于王鹏老师的回应

王鹏老师在朋友圈中避重就轻的指出装修的好处，却没能看到

事情背后对于校园内部民主、自由氛围的影响，我个人是极为不赞同的。王鹏老师一方面说学生恶意揣测学生在“阴谋论”校方的决定，自己却无法看到学生的合理诉求，“阴谋论”学生的意见，不过是搬了砖头砸自己的脚。

对于本次在校学生和校友饱含情感的回忆，本人虽身在海外，也难以抑制此时此刻对于深中无限的感慨与怀念，深中对我而言，寄托了年少时太多“理想主义”的冲动和热血，也只能就老套的搬出当年的深圳中学培养目标，与各位共勉。

“深圳中学致力于培养个性鲜明、充满自信、敢于负责，具有思想力、领导力、创造力的杰出公民。他们无论身在何处，都能热忱服务社会，并在其中表现出对自然的尊重和对他人的关爱。”

深中，深中。

深中 2013 届校友 胡潇梦
于 2014.9.22 布村



我反对为反对而反对

——回应乔碧星、胡潇梦同学

文 / 王鹏

学校最近装修了C栋的几间教室，是为原来的“公共自习室”和堆杂物的两个房间，前者改名叫“日进堂”，并隔出一半来做“金融创新体验中心”；后者建成了“深中书院”。前者的事情，我不熟悉，从没参与过。深中书院的事，一开始，就作为我在学术委员会工作的一部分，从设计、功能、格局到最后采买家具，布置场地，算是全程跟进了。当然，中间有一段，亦因与学校想法有分歧，撒手了一个时期。

9月19日，这些项目正式运行后，一些校友在网上吐槽，称这些改名与装修，如何破坏深中的记忆云云，微信上到处转载，一时又是什么“深中已死，有事烧纸”之类。我看了就觉得奇怪——另一面也不奇怪，我早知会如此——我来了这个学校4年，对学生还是有点了解。然而，假如之前校园的一些小风波，如“钥匙妹倒数”、“校猫听证会”之类，我一般认为皆是学校的做法欠妥。但这一回不然，上过我课与接触过我人的同学都知道，我一向倡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反对什么、赞成什么，皆基于个人理性之判断——“我自高歌，我自遣幽情”，尊重事实，努力生活在真理中。今天早上，我的意见亦同样，发自本心，是真实的。我对这一回那些吐槽的声音，也要吐一回槽。

我发表意见之后，先后有乔碧星、胡潇梦二同学，对我的看法表示了看法，我非常欢迎——凡是理性争论的声音，我都表示欢迎——这才是真正的深中精神，这也是我一贯在学校内外各种场合所提倡的东西。乔碧星同学的意见，我已在其微信下做了回应；胡潇梦同学以3000字的长文，基本兼容了乔同学的意见，所以在此，我单来回应胡同学。

胡同学首先认为“改装公共自习室，实际上是变相压缩了校园内部学生的公共空间，进而也削减了校园的自由与活力”，且举“凤凰木会议室”、“深中书院”、“日进堂”为例。“凤凰木会议室”事在我来深中之前，年深日久，放下不表。“日进堂”的事，没参与，亦不提。且说“深中书院”，自我来深中，就是两间堆砌杂物的教室，将其改造为环境优美，可以直观感受中国文化的场所，师生共享，是扩大了学生的公共空间呢，还是缩小了？深中书院一开张，就宣布支持全校所有国学类活动，现已有教师的风吟诗社、学生的排书画社、汉服社、翰林文学社、中国舞社等进驻，深中客座教师的古琴课，以及我本人所执教的北京大学与深中合作的“中国古代文化”先修课，已在其中上课。后续深中书院，还将举办一系列有关国学的讲座、体验活动，邀请校内外国学造诣精深者来讲学，并欢迎一切爱好国学的师生参加。请问，这是压缩了学生的公共空间呢，还是削减了校园的自由与活力？

第二，胡同学认为“深中多处教室更名后，名字极为绕口，且不受学生欢迎，更没有听取学生的意见，是深中校园民主进程的退步”。并举“雍睦堂”、“凤凰木会议室”为例，质疑当初的程序不合理云云。这次更名，我本人参与了，且“雍睦堂”就采用我的建议。有关此次更名，学校事前广发公告，发动师生参与，并以奖品做彩头，意欲大家为两间常用的场所，选个好名字；事后公布征名情况，定名次，述理由，告结果，颁发奖品，我本人亦受到学校奖励。此次征名，前因后果，深中官网皆有记录，请比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教育法律法规，看深中是否违反了程序正义、越界侵权。

此外，“雍睦堂”之前叫“D-1”，“凤凰木会议室”之前叫“六单自习室”或“饭堂二楼会议室”，哪个更绕口，请大家念一念。难道还不如六单、饭堂二楼更有美感？而我之取名“雍睦堂”，为我初到深中，即被学校安排写了一本纪传体的校史类著作，为建校65周年献礼，是为《深中教育故事》。为此，我曾采访了50多名退休教师、校友，录了100多个小时的音，查阅过1984年以来深中完整的档案信息上亿字，历时8个月紧张工作，夜以继日，最后写成25万字左右的文章，记录了从民国到现在的30多位校长、教师的生平故事。我建议学校把开全校教工大会的地方取名为“雍睦堂”，良有以也。

1947年，当北方国共两党，正斗得你死我活、血流成河、尸积如山之际，极南之地，还有一群坚信文化的力量大于武化的普通村民，捐资办学。而深圳中学，彼时就诞生在一张姓宗祠，是名“雍睦堂”。且雍睦二字，通“雍穆”，雍雍穆穆，是《诗经》里常用的字眼，本身的意思就是“大而从容”、“敬事亲和”——这岂不正是开教工大会所要追求的，深中所该追求的？为了说明命名的原由，我还特意用古文写了《雍睦堂铭》，当时公开发表，至今它的小序还悬在门口，等下我附在后面，大家自己可以看。这样一个命名，纪念这样一段美好的可歌可泣的故事，用最初的名字来提醒我们不忘初心，不忘前辈创业的艰难，有什么不好？D-1算个什么东东？！如果这不是校园文化，请问，什么才是校园文化？如果学生因此还觉得D-1比雍睦堂好，作为语文老师，我为这样的学校和这样的学生，感到深深的耻辱。这种人，我今生今世遇上了，烧三炷香，绕道而行。

第三，胡同学认为“深中拆除旧楼、建设新的教学楼和体育馆是好事，但背后到底有没有把学校的财政支出，合理的花在学生的身上，值得质疑。”质疑学校的钱怎么花的，说实话，我不清楚。深中作为公立学校，每一笔钱都要经财政批准报账，有严格、复杂、琐碎的程序，如有乱花之处，胡同学可按程序要求账目公开。我一贯反感学校某些活动，例如什么“先锋中学生圆桌会议”，这种“赔钱赚吆喝”的事情，我曾当面与王赫主任商榷。我至今都想不通，把一群五湖四海的小屁孩叫到一起扯几天淡，能扯出什么？难道还能改变世界？我不信。深中国际体系是不另外收费的，其他学校类似班一年至少收8万元，学校为此开支巨大，光养一群外教，每年皆是一笔巨款。拿中国的钱，为美国欧洲的大学输送生源，这种严重违反教育公平的事情，发生了这么多年，花了深圳纳税人多少钱？胡同学作为国际体系学生，也曾享受此等免费体制的重大好处，却为什么对这样巨大的事实视而不见，而斤斤计较于学校每年给学生社团拨了多少钱？为何捡了芝麻，漏了西瓜？“为什么总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如果真要质疑学校用钱去向的话，我看这是特别严重的第一件。此外，作为教师，我还想问，我亦曾在国际体系任教两年，同样的工作量，外教的工资是我的1.5倍，请问，同工不同酬，这公平吗？公正吗？民主吗？这种崇洋媚外的风气，是不是首先要来改一改？胡同学，你关心过吗？

第四，胡同学言我“避重就轻，只说装修的好处，却没能看到事情背后对于校园内民主、自由氛围的影响。”我也实在不知装修一下，开辟点空间出来，把环境弄得好一点，有什么不对？自由、民主难道就那么脆弱，那么弱不禁风？经不起一点点风吹草动？摩西走到旷野里，也能为以色列人找到自由；卢梭住在乡间小镇上，也能让民主的声音传遍世界。苏格拉底在广场拉人聊天时，已然找到了自由；孔子奔走在拯救列国的道路上，他也找到了自由；而还有什么比王阳明千辛万苦逃到贵州龙场驿所领悟的东西更自由？香港的学生现在睡在广场上，乌克兰的战士举起了机关枪，我相信他们都找到了自由。如果你所谓的自由民主，深中搬张桌子都会感冒的话，我建议深中同学还是不要的好，远离此等自由民主三千公尺。

此外，说到“阴谋论”，我非常不解的是，为何每一次学校的小风波，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学校要整学生，学校就是要来跟学生作对的，王占宝校长要剥夺大家的人权，王占宝被选到深圳来就是为了来整肃深中学生的？王占宝在下很大的一盘棋，就是要摧毁深中的民主自由——这都是什么样的思维定势？要说阴谋论，我看这就是最大的“阴谋论”。一位堂堂校长，全国基础教育界有地位有影响的名人，放弃了六朝古都南京的安逸生活，跑到深圳来，一天没事干专门一心与一群小毛孩子为敌？一个几乎我父亲同龄、可当爷爷的人，跑到深圳来，就是为与学生玩过家家，或者警察抓小偷，老鹰捉小鸡？——这是什么思路？如果这不是“阴谋论”，什么是“阴谋论”？

最后，我想说的，也是早上说过的，要尊重事实，努力生活在真理中。我们不能为了反对而反对。学校做错的，我们反对；学校做对了，我们支持；学校做得有问题的，我们责它改进。我们不是来吵架的，不是来发泄的，我们是来解决问题的。不是学校做得每一件事都是错的，这道理还需要人教吗？“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我相信有教养的家长，三岁时都教过大家。为何长到16、17岁，反而不明白了？

“辩者不善，善者不辩”，与学生争论，非我所愿也。事实上，我从内心里反感一切争论。真理有时候不是越辩越明，而是越辩越糊涂，因为出于竞争的胜败心，必然陷入无穷的细节与文字游戏的纠缠，此非我所愿也。何况是与学生争论，一争已落下乘，遑论胜败。但想到开学初，我已与同学承诺，要做孔子式的老师。《论语》里的孔子，是真平等待人，有时金刚怒眉，有时菩萨低眉，有时凜若秋霜，有时暖如春阳，于是，我就写了上面那些。

附录：

雍睦堂铭

惟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七年，向西、水贝、湖贝三村民人，集资兴学，会于张氏宗祠“雍睦堂”，此深圳中学之初萌也。越六十五载，斯校业已名播中国，声闻寰宇。伏念《易》颂大明终始之义，《礼》称太羹玄酒之说，故乃重拾旧名，冠于议事大厅，示毋忘前辈创业之艰，昭告来者奋勉不懈也。因以作赞曰：

风雨如晦，龙血玄黄，海滨小邑，肇造学堂
大而从容，是谓之雍，敬事亲和，睦穆实通
萌蘖既繁，迁晒布岭，草莽既辟，含英扬荣

梧桐生矣，于彼高冈，凤凰鸣矣，于彼朝阳
烈烈郑公，治道精严，缉熙敬止，华洋交暄
厥惟深中，嘉惠孔多，如日之升，如月之恒

世遭板荡，庠序流离，横岗龙岗，悲恨相继
拨乱反正，日月重光，梁邓中兴，名闻遐方
千禧既毕，时维鹰扬，自由宽容，德合无疆

明堂皇皇，龙旂阳阳，济济多士，如圭如璋
历思前贤，庶竭其力，百川汇海，健顺弘毅
毋忘初志，莫失本心，爰启旧名，重开天地

公元二零一十二年九月吉时敬立
后学王羲烈谨撰

注释：

1、1947年，深圳中学兴于宝安县深圳镇镇公所附近，养生街四巷10号，约在今日东门步行街位置。1955年，迁晒布岭今址。

2、郑公，指郑鉴枢老校长，（1957——1967年；1973——1980年，两度在位），为深中前30年最具影响力的校长。事迹详见《深中教育故事》之首篇《碧梧栖老凤凰枝》。

3、文革起，深中一度停办、迁校、办分校，地点在横岗、龙岗等。详情请见官网，深中大事记。

4、梁、邓，分别指梁琼和、邓继新二校长，前者为深中引入华南师大附中理念制度，后者引入湖北省重点中学沙市三中之理念制度，皆令彼时相较内地还落后、古老的深中重焕青春，从深圳市名校，变成广东省名校。。

5、千禧两句，指2000年后，王铮、王占宝校长的到来，令深中从广东名校，变成了全国名校，真正开始腾飞。

6、因此文与上文有关，故一并附之，同时也可以让同学对雍睦堂历史多一分了解。

一位学长对王鹏老师文章的回应

文 / 关于 Marvin 的抑郁症



虽说我并非阴谋论者，但每逢学校将手伸到学生的公共空间之时，我必定以最大恶意揣测校方意图。在我就读于深中的三年中，各种事件已令我在校方的信任跌过冰点。一个老人不会与小屁孩为敌从来不能是我相信尊敬他的理由，他的所谓“牺牲”也不是。更何况我在深中三年，这位老人已经恶心了我太多次，立标语，改楼名，换校训，弱单元，压社团，重学术，轻自由……最后，我一个深中人若无“正事”都无法走进我的母校看一眼。我不知道当中有多少事情我确实误会他了，但这些都不会让我相信他。因为在我眼中多元，自由，民主，宽容的深中，在他一系列良苦用心中变得刻板，单一，独裁，无趣。图书馆我见不到寻找真理的人，民主墙我见不到除海报以外有趣的内容，研究性学习没有多少人真心研究，独立媒体生存空间越来越窄……抱歉，看到这些，我就是不能相信学校。

其次，对于更名，我并不想把话题蔓延过广，“日进堂”和“公自”两名相较，我更喜欢后者。从情绪上来说，公自承载了我的回忆和情感，相信许多人也是如此。这种情绪不是先生一句更名之后各种好处和文化内涵可以抹去的，而不论学校做什么，我们都希望他们能尊重我们的回忆与情感。这绝不是一个过分的要求。而公自相对于日进堂而言显然更受学生欢迎，也更与我们想象的那个轻松愉快的自习环境相符。就我私人感觉，公自这个名字承载了更广阔自由的公众空间，其职能已经不限于自习室，日进堂就像一个刻板的只容人在其中写作业的场合。从理性上说，一是日进堂更名确实

没有经过公示，也没有征求方案。官网没有相关信息，这在深中就是程序上的不合理。二是装修方案没有公布，我自然非常乐意见到公自环境改善，但学生希望有一个什么样的公自不应只让学校决定，我所了解到的说法都是学校在八月忽然开始装修，丝毫没有让学生知道，这也是不能接受的，更何况装修之后开门时间不如原来长了，座位变少了，还多了个老师干扰学生自习了，种种不合理处若有提前征求意见怕是不会出现。

最后，我想说，我一人言语的得失，关乎我一人的荣辱，若我只是胡言乱语，身败名裂的也只是我自己，而学校若是乱来了，损失的是数千师生的利益，这庞大机器一旦运动起来不是我个人能够阻止的。无数人七嘴八舌争论，无非是希望这庞大机器动起来能少一些牺牲的无辜者罢了。我已经毕业了，深中正在逐渐远去，它所代表的一切也只能成符号刻在我心中，深中精神与校训也真正成为我所践行的信念。而同时，这信念带来的也有傲慢与偏见，还望接下来能够自省。

深圳中学致力于培养个性鲜明，充满自信，敢于负责，具有思想力，领导力，创造力的杰出公民。他们无论身在何处，都能热忱服务社会，并在其中表现出对自然的尊重和对他人的关爱。①

注：

①此段为深中前校训。

关于近期公自改名的讨论

致王鹏老师的公开信

文 / 应笑生

师父：

你的文章我看过了，我想我不能认同其中的很多论调，现在我想以个人名义谈一谈你文中不正确或不完美之处，以及我自己的看法。

先说说文中的漏洞。

一，学生的未经定位的公共空间确实是少了，公共空间应该是不由学校，而是由学生，主导其活动内容的空间，书院再怎么好，它也是“你家的”一个小俱乐部，里面的秩序也是“你”主导的，学长团要是计划在你书院里开周例会，你答应吗？难道他们就不开会了吗？书院就像凤凰花儿开，难道有它就可以取缔单元节了么？有人引导自然会让学生活动更加高效，放任自流自然有“独阳不长”的隐患，但是自单元自习室被改造成教师休息室，媒体中心改制以来，校内学生群体的衰落我们是有目共睹的，我们能为了规避“独阳不长”而忽略了其前半句的“孤阴不生”么？

二，改名并不能以高大上有内涵作为优越的理由和标准，也不能以此作为强制大家接受的理由，那个喷子所说的什么“雍和宫”与“人民大会堂”的例子倒也有些道理。而程序正确也不是校方没有忽视民意的证据，毕竟我们没有被赋予把公共自习室的名字改为“公共自习室”的权利。再说日进堂的典故出处确实很模糊，说实在话我第一反应是“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然后才是日进斗金，而“日进有功”这一整句在百度上没有显示出明确出处。“D-1”和“公自”这些名字都是对场地和功能的简述，意思明确，很接地气，而“雍睦堂”和“日进堂”相对而言会略显空洞，尤其是“日进堂”，更不用说什么“有品楼”了。对校方一系列改名行为一个一个孤立出来讨论，我想是不能被称为就事论事的。深圳是个浮夸的城市，深中现在的学生活动问题也正是陷入娱乐化，培养学生对浮夸的敏感，我个人是支持的。

再说第三条，对于钱花在了哪里，我想你举的例子和装修改名的事件是难以类比的，装修和改名中我们质疑的是其作秀性质，这一节在国际体系和外教薪酬上都不存在。国际的问题，钱至少落在了学生身上，固然患不均，但也是实实在在地落地了，相比装修改名而言说不定惠及了更多人。至于外教，那是个问题，但是不直接涉及学生，其中的民主公正应由教师行使权利去争取，而教师未能维权不是阻止或左右学生维权的理由。

然后是最后说到的自由民主精神，我觉得你没有拿出实在的论据来讨论。公自本就是属于学生的公共空间，那储藏室更是学生媒体中心被横夺后又废弃的结果，我们要回这些公共空间本来就有一定的正义所在。而学校放开这些空间的使用权也并不是多大的恩惠，举个居心不良的类比，这就像美国打破和平，大肆掠夺之后，给伊拉克人留下一个“先进的民主制国家”一样。总之，不管学校是何用意，其结果是学生不满意了，所以我们去争取，这就是对的，

你在游戏规则里作为老师，规则默认你与校方利益相同，所以你对阻止更应有理有据一些。再说一遍，既然我们打算探讨民主自由的有意义与否，那么对校方一系列行为和学生的反应一个一个孤立出来讨论，我想是不能被称为就事论事的。

阴谋论我没什么想说的，只是我作为学生的一员，作为阴谋论的一名支持者，我想说我们对阴谋论的思路是，校长好大喜功爱作秀所以如是如是，因学生阻挠所以如是如是，而非所以专门千里迢迢过来折腾孩子云云。你忽略了这一层讨论，我觉得有些缺乏说服力。我还是比较信任宝叔的，我想他是个有教育理想和原则的校长，但是，为了个人名利而作秀上位，单单把这个模型套到随便哪个校长头上，在适当的程度下都是有被讨论的价值的。

接下来说说我表达的重点。

我和室友在高中总结出与丢人有关的“四大定律”，其中第二是“装逼后必丢人”，第三是“黑别人是什么的，自己往往是什么”。对于这次的多方嘲讽，你表现出了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但如果喷子们真的哪怕一丝一毫地恶心到你了，我想这应是二三立联的结果。

纵观你的几番发言，我觉得其中的老气横秋和霸道特别可厌，作为我个人，这是我对这篇文章最不接受的所在。那种“三岁小孩都懂得”里面的指责和挑衅意味，“活在真理之中”那种容易被误解空洞和傲慢的语气，还有那些情绪化的趾高气扬的表达，这些做法早已违背了你不发泄只讲道理的初衷，也没有留下讨论的余地，与喷子们的行为并无二致。退一步说，哪怕满怀般若和慈悲，对街边路人当头棒喝也无疑是不明智和不合理的。如果我就此质疑你撰文去辨明真理的诚意，我想也是一定程度上合理的。

而我列出的这些问题，正是这场讨论争执的实质，作为你的程度，不该看出来，而你却全部都没有回应到，或者绕开了重点。换言之，我们可以恶毒地扣上这种帽子：你所有的胜利都是辩论技巧的胜利，而玩过辩论赛的人都知道，包含辩论技巧的辩论是为了对立而对立的，本来就与交流是两码事。如果说作为师徒切磋你让招试试我们的水平，或者你自说自话发表文章感叹，那无可，但既然你写一篇回应，怀着辨明真理的目的面对所有学生校友的质疑，这样做我想就不对了。

说到底，我们去抵抗的是理想主义面对的那份“傲慢和冷漠”，它会让你心灰意冷，让你的努力显得苍白无力，我不能很精确的表达这股阻碍我们的力量，我只能拿出些例子，比如王安石变法面对的官僚习气，比如鲁迅常提及的看客做法，甚至是法国大革命或日本侵华时全民止不住的狂热。如今无论是你我，校方，还是每一个深中人自己，都是这“傲慢与冷漠”的受害者和罪魁祸首，我们无法规避它的侵害，但是我们应该努力避免制造更多的“傲慢与冷漠”。不要用所谓现实去概括它，不要放弃努力，这一点我也希望更多深中人可以明白。在这个游戏规则里，你是老师，以直报怨责任固然没错，当头棒喝固然没错，但不该以暴制暴，我也希望你做得更好一点。

你文中提到的“时代在变革我们该顺应”，以及“我们不该过度恶意揣测学校的意图”，还有总结性的“要尊重事实，努力生活在真理中，不能为了反对而反对”，这三个主题本身自然是完全正确的，我毫无异议，只担心它们被你琐碎的小漏洞淹没。

我知道你一定又会说我有些幼稚的，这才是你嘛。我不能理解你的用意，只知道你我都是为深中感到自豪的深中人，是个不古板，有理想，有见地，能理解学生的好老师，我们的目的应是一致的。希望你能理解我的用心，若你能偶得闲暇，我自然也更盼望你的回

应，徒儿愚钝，师父见谅。

顺便吐槽一下，你那些自卖自夸的植入广告也太没意思了。

祝工作顺利。天佑深中。

深中校友，王门弟子 应笑生

2014.09.24 于陕西师范大学

我们将记得的深圳中学

文 / YYP

前几天，在朋友圈上看到了一个朋友的人人日志，题目是《祭奠永远逝去的公共自习室》。看过这篇文章感触良多，我自己对于公共自习室也有着类似的感情。他所怀念的是他在泛珠模联时在公自的难忘经历，而我则怀念三年来在公自度过的时光。初二以来，我常常在公自学习。学习之余，观察自习室墙上的标语，观察一个个安详刷题的背影。一个个周末，惬意地看着阳光渐渐从窗外倾洒进来，渐渐染上黄昏的颜色。时间的沉积，让这个本来再平凡不过的事情，对我也有了特殊的意义。这种感觉并不惊心动魄，它非常微小，而又时刻存在着。而现在，看到那个地方建起了一个陌生的日进堂，原来的那个公共自习室，和在公自里学习甚至颓废的时光，都令我怀念。这种对过去的日常的怀念之情，相信存在于不少深中人的心中。

也许在有些人看来，这只是在无病呻吟而已，但这是我们对于公自真切的回忆。公自承载了无数的记忆，它已经不仅是一个自习的场所，它是深中文化的一个载体。许多人会在清晨五点半，天还黑着时，叫上自己的朋友，带上一本后雄去公自学术。这样的公自，实在是一道风景。我们所热爱的深中文化就是由这样零碎的事情组成的。这些地方，这些事情里所承载的感情，是深中人不断传承校园文化的意义。

过去也发生的许多事情也是类似的道理，例如13年末的钥匙妹倒数事件，带着对在钥匙妹下倒数的渴望，当时的深中人们募集签名，去和学校领导沟通，最终才得以一起在钥匙妹下倒数。这份渴望来源于深中人对于这一文化符号的回忆和感情。在钥匙妹下倒数成了许多人美好的记忆，这记忆便汇聚成了深中文化的一部分。我们不愿让这文化消亡，不管这是一个事件还是一个承载感情的实体。这种对于文化和集体回忆的保护或怀念，也许和艺人们呼吁保护剪纸等手工艺，北京人呼吁保护四合院的感情类似。我们不愿放弃的，是跨年时深中人一起庆祝的家的感觉，是公自里拼搏的感觉，就是我们所宣扬和传承的深中文化。

深中这些年来有两股风潮，第一股是改建，不管是原来的纬线亭，A栋，还是露天篮球场。这些被认为过时了的东西遭到废弃，也许这是发展的必然，但还是不免令人感伤。第二股是改（起）名，这些名字包括饱受批评的“有品”，“力行”，以及更早的培养目标，体系口号。也许这些有典故可循的名字看上去更加文雅、有内涵（虽然许多同学认为这些名字起得水平不高），有助于校园文化建设。但文化并不是一个名字能赋予的，文化的产生依赖的是时间的积累

和沉淀，是一批批深中人的经历。一个自作聪明的名字或标语有时连锦上添花都算不上，更多的时候是弄巧成拙、画蛇添足，反而会招来学生的反感。还记得当年的体系口号和深中学生特质，当时几乎整个深中都在嘲笑这几个标语，这些水平拙计的“特别认真”、“世界高地”成了全校吐槽的对象。它们强加在学生头上的价值观，令我们不愿接受。培养目标也是，老培养目标对于深中人的意义在于“公民”二字所代表的公民精神和它对于许多深中人价值观的影响。占宝校长自认聪明的改动，据他所说更加符合语文中的句法。但他也许没有看到，这一培养目标对深中人而言的文化意义和情感意义。他也许还忘记了，当初他“不会修改培养目标”的承诺。

深圳中学有着自己的文化底蕴和精神内涵，这些东西不体现在任何一个培养目标上，它们体现在深中人对于培养目标的铭记和践行；它们不体现在“特别认真”这类四字标语上，而体现在我们平日认真的态度里。这些文化和内涵是每一个深中人用自己的高中三年留下的，这些时光、这些经历，寄托在我们所追求的深中精神，我们所信奉的培养目标，我们所热爱的单元，我们所怀念的公共自习室里。这些被传承、被改变的事物中，饱含着我们的情感，饱含深圳中学的文化和精神。

诚然，发展是难以改变的潮流，我也很支持学校对一些陈旧的建筑设施进行替换，但是这丝毫不会改变我们对原有事物的怀念甚至悲伤。这也许是发展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也不必去控诉这些改变，但是我依然希望，这些记忆中的事物能真的被重视，学生们的感情能够被重视。修改培养目标的时候能够不要只想着那不值一提的语法问题，而想想深中人对于老培养目标倒背如流的执着和铭记一生的情感。多希望深中这些带有独特文化的东西能有更多保留在我们的视线里，而不只是记忆中。

也许将来，哪怕只是十年后，我回到深中，可能她已经和我所记得的深圳中学截然不同。我无法再找到自己原来的教室，甚至因为强烈的陌生感而惊慌失措。但我希望，自己能够和未来的学弟学妹们有哪怕零星的共同的回忆。我期盼着，多少年后回到这所学校，进门后我依然能够看到钥匙妹和她高举着的那把钥匙，依然能够看到夏日里火红的凤凰花。

今天我写下这些文字，来纪念公共自习室，以及我们将记得的深圳中学。也许有一天，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深中会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即便那样，也愿她长存在我们的文字和记忆中。

关于公共自习室事件 对学校的几点建议

文 / YYP

最 近几天，关于公共自习室改名并重新装修的事件在社交媒体上掀起了一阵舆论风浪。有人说，即使你们这样吵日进堂也不会改掉。我不清楚日进堂会不会改，但在这里我对学校提出几点实质性建议，希望能有助于我所热爱的深圳中学。

1. 重新对日进堂进行布局

日进堂目前的构造并不适合自习，尤其是一边的金融中心如果提供给社团使用，那一旁恐怕也难以自习吧。日进堂的桌子也很小，一个人有时要占两个人的位置才够用，粗略估算了一下，恐怕挤一挤也只能容纳 60 人。原来的自习室可以容纳 100 人左右，而且每个人的空间还大得多。

2. 将大学宣传资料挪到专门的资料架

一个用于自习的地方，放着一堆大学宣传资料，要是真的有人要看，必然会打扰自习的人，因此提议将这些资料挪至他处，个人推荐图书馆。

3. 将金融创新中心与自习区域分隔开

目前金融创新中心和自习区中间只有一道玻璃墙，两边一边活动一边自习肯定会相互干扰，建议玻璃墙上贴膜，并做好隔音。

4. 固定时间开放日进堂

日进堂应该维持原来公共自习室的开门时间，包括周末，以满足学生的需求。

5. 开放新的自习室

原来公共自习室已经不能满足学生自习的需求，如今又减少了那么多位置，因此开放新的自习室非常必要。新的自习室应至少在上学日和原公共自习室开放时间相同或更多。个人推荐阶梯教室中的一间。

6. 张贴深中书院、日进堂自习室的使用规定

规定应包括开放时间和使用守则等，以方便学生了解并使用。

此外，我还有几点对学校建议，这些建议是我从这件事想到的，但它们适用于深中的很多事情。

1. 尊重、重视学生意见；

2. 少做面子工程，多做实事；

3. 多从学生的角度出发，询问学生意见，做真正对学生有益的事。

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建议，我也会请学生会帮我转达给学校，我想，深圳中学的美好明天，需要大家的智慧，单纯为了批评而批评不能解决问题，我们的所言所行，出发点还是为了我们所热爱的深中。希望我的这点建议能够有所帮助，有所成效。



或许是棋局，是冰山一角

文 / 愁生

近日的深中有些躁动不安，九月底某日的夜晚我的朋友圈被刷屏，篇文章围绕的就是已经挂了牌匾的“日进堂”。当然，此篇文章并不是单单就事论事，而是就着这件事引申对学校 and 学生的看法。

这次学生老师齐上的讨论并非一场平地风波。自我入学以来，多少听闻和见识到深中那些潜移默化的变化，如：社团经费受压，学术渐重，楼名更改，还有此次对公自的“改装”。恰巧是刚开学，学生还处于一种缓冲期，又见公共自习室变得“焕然一新”成为“日进堂”，文体楼上更名为“力行楼”，新修的艺术楼被称为“成美楼”，顿时一番议论狂潮涌起，其中夹杂着不同的观点，有淡然，有愤怒。作为一年以来两眼一闭，不多闻不多问，只希望做好自己学业的学生，觉得有必要写篇文章，发表一些看法。

在“日进楼”修建期间我已经返校，原本是当代的普通建筑形式，重新翻修，刷上红漆，试图装修出一种书院的感觉。整个天井弥漫着一股醛类化学物质的气味，白中一坨红，说好点就是追寻创新，尝试时空的扭曲感，难听点的便是没有逻辑的混搭。这让人不禁想起安·兰德在《源泉》中霍华德说的几句话。

“就像一个人一样，一幢房子也有整体感。它的每一部分都是因为房子本身的需要而存在的，而绝不是因为任何别的原因。你的房子是根据它自身的需要而修建的，而别的房子的修建是出于哗众取宠的需要。你的房子的必要性在于房子本身，而别人的房子的必要性在于观众。”

由此来看，我就不得不问，那么日进楼的改建是为了契合深中作为重视国学高中的形象而进行的吗？如今日进堂提供的自习位置和数量大大减小，自习的同学一抬头就能看见一排外国大学招生宣传手册，还有那堵玻璃墙，里面是好几台电脑，内部的装潢跟外面的书香红墙可谓是相差甚远。自习室的定义应当就是给学生提供地方来学习的，这样的改动恐怕是歪曲了自习室本身的含义吧。

很多学生说，你们就算再多抱怨，再多不爽也是于事无补的，事与愿违乃人之常情，无谓的反抗，谁会在乎？的确，我们无法让校方拆掉再造回来，那么就应当想些有实质性的问题，比如，如何解决日进堂内电脑对自习学生的影响，外国大学宣传册的摆放问题，还有日进堂内课桌的大小问题。事出之后，翻看了学校官网才发现

一则征集楼名的公告，恐怕很多学生都不会时常上学校官网，这样小范围的征集也并不合理。虽说微信中“占宝话树人”也有推送这项公告，但毕竟传播范围小，并没有引起学生的踊跃参与。话至此，也希望学校往后有此类公告能够张贴出来，或者以其他能够广泛通知的方式处理此类事务。

现在扯回我的文题，为什么说是棋局，为什么说是冰山一角？离大讨论的那个夜晚已经过去一些时日了，想必很多人都不再激动，更多的人可能已经把此事当做过，一如手中沙，走两步就散了。但我前思后想一番后，发现每当学校有了明显的变动之时，学生便会拿起“冲锋枪”直指校长鼻头，然后以各种形式进行理论和指责。但是，学生却不知道校方下一步将要做些什么，计划着做些什么，甚至为什么要这样做。至此，王占宝校长的管理政策可能已经深入学校的整体风气中，未来深中的面貌可能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不一定。所以说，当我们揪着这或许只是露出的冰山一角纠缠的时候，校方可能已经开始下一步的动作，所谓“撒豆成兵”，当我们被这迷幻的棋局给唬住时，对方已经开始进攻。

可能会说我是“阴谋论主义者”，但根据这些潜移默化的变更我也不得不以最坏的方式揣测校方，现在王占宝校长眼前对于深中的蓝图是何模样，我们不知晓，他将要学校改造成什么样的风格，我们也不知晓。但在当下，我们或许正在被牵着鼻子走，走多远我们不知道，怎么走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拎着面前的“豆子”一顿痛骂，却没有放长眼光。

人时常走入一些盲区，自认为追求自由民主之风便是了不得的事，其实不然，纵观很多深中弟子，当然也包括我在内，经常把“自由”这个词，想的太好，以至于把它当成救赎，好像只要到达那，就可以解决一切束缚，不再忧虑。所以说当学生屡次提起深中的自由民主时，我都不禁思量，他们口中的自由民主的界限是什么，因为没有定界限的自由是无法到达的，是痴心妄想的。我在网上曾看过一句话：“我们把自由想的太美好，以至于它永远无法抵达。”深中学生可能时常走入一种极端，觉得自己被束缚住了，觉得学校正在丧失自由的风气，其实不然，当理性、探索、反抗声音仍未泯灭，当我们还未把那些束缚当作人生必须接纳和面对的东西，我们仍在向自由前进。

愿深中，精神不死，且行且珍惜。

我们需要一场怎样的讨论

文 / 予错

这段时间，原公共自习室装修并更名为日进堂的事情在深中校园里闹得沸沸扬扬，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有些人支持校方的做法，认为修缮已有些历史的公共自习室是在改善校园环境，而“日进堂”这一名字也更具有人文气息。也有些人反对校方的行为，觉得自习室装修之后大不如从前，并且在装修和改名之前并未进行正式的公示，与此同时他们对公自抱有一定的怀念。总之，双方都有各自的道理，谁也不能轻易说服谁。

笔者也很高兴看到这样激烈的讨论，双方你来我往，观点碰撞，甚至忙得热火朝天，不亦乐乎。深中一直是这样一个有着自由民主的讨论氛围的地方，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遥想去年笔者入校之际，深中校园也正被类似的“民主大讨论”所充斥着。想必如今的许多高一新生也如当时笔者一样，有些茫然但也感到十分振奋吧。

据笔者观察，在这次有关公共自习室与日进堂的讨论中，高一新生呈现出来的态度大多是平和的。在社团面试中，谈及公自变成日进堂的问题，高一学生的观点也大多趋向于“双方都有道理，但也都有问题”这样较为中立的立场。这或许与他们对公自感情不深有关，也或许他们还未适应深中校园内部这样民主讨论的氛围。当然也有可能另有原因。但不管怎样，高一学生对待这件事情淡定的态度、理智的思考令笔者不得不由衷敬佩。

反观已经在深中生活了一年以上乃至已经毕业的部分学长学姐与在校老师，也就是参与这次讨论的主体们。他们的观点大多较为成熟而一针见血，语言也总是犀利而严谨，令人不禁叫绝。阅读这些人的短评与文章，笔者总能感受到使人耳目一新的看法和非同一般的收获。

但与此同时，笔者也看到了这些评论中一部分评论的不足之处。这一部分评论，除了表达观点和阐述理由之外，还多了对与自己意见相反的人的批评乃至抨击。温柔者话中带刺，语言颇含讽刺意味；激烈者则恶语相向，言辞激烈。双方关于这件事情的争论无故多了些许的火药味，让笔者不禁怀疑其中非理智的主观因素是否占据了

主导地位。

观点的碰撞并不意味着无谓的争吵，想法的不同也无需争出孰对孰错。不管是这一次有关公自与日进堂问题的争论，还是以前深中曾经经历大大小小的辩论，或者以后深中或许还将经历的其他讨论，其目的皆在于各抒己见，思想争鸣，最终使我们的校园更民主、更美好。大家同为深中人，从同一个出发点出发，最终也有同一个意愿，又何必争得面红耳赤呢。

当然，除了实在没有必要之外，将就事论事变成双方骂战更大的坏处或许会影响人们的理性思考吧。人往往在冷静时更容易有理性的思辨，同时也更容易发现自己最真实的想法和这些想法形成的原因。而激动的情绪总是不利于人们理智的思考和判断。于公自这件事是这样，于其他事情更是这样。翻一翻深中贴吧，真正经典，直到现在仍时常为人们所感叹的，总会是一些思考理智，以理服人，就事论事的文章。而那些激动的评论与主观的臆断，即使在一时呈了口舌之快，最终也不会被人重视。这样不理智的言论，又有何意义呢。

最后，激烈的言辞，容易激发更加不理智的行为，以至于这种不理智不断扩大，激发更多原本不必要的矛盾。同时这样的言辞也不利于观点的讨论交流，不理智的语言所带来的愤怒往往比本质的观点更容易夺人眼球，愤怒也更容易盖过聆听他人思考的耐心。而对于校方来说，大家的建议也自然是越理智、客观，越便于回应和接受。当然校方是否乐意了解大家的建议就要另当别论了。总之，理智与客观，于人于己于大家，总没坏处。

在深中，激烈的讨论是一件十分寻常的事情。因此，我们更需要注意我们的言行，注重我们应当以怎样的态度来面对一场讨论。因为任何一点不当，都有可能使讨论偏离其原本的方向。

在这一点上，或许更多的人，要向高一新生们学习了吧。

我们所需要的，深中所需要的，莫过于一场冷静的讨论了。

为什么要反对日进堂

文 / 予错

场惬意的暑假过后，返校的学生们发现原来的公共自习室——变成了一片装修工地。几周之后，它更是摇身一变成了“日进堂”。对于此事，支持者认为是在改善学生的学习环境，美化校园，没有什么错处。然而笔者却实在难以苟同这种观点。

其一，这次将公自装修成日进堂的事情，校方并未在深中官网这样的具有官方性质的媒体上进行公示，同时笔者本人也未曾在校园内看到相关的通知。而在此之前，校园内的各种事情，不管是箱包寄存还是食堂招标，学校都会在官网上挂出公示，在校园内贴出通知。所以与以前相比，这次公自变成日进堂的事情，校方在公示方面做的很不到位。

然而这又不仅仅是公示不到位这样简单的问题。为什么以往的大事小事学校总能公示，而这一次却偏偏做不好呢？笔者认为，这是由于校方对学生意见的忽视而导致的。

首先，公共自习室是学生自习的地方，其装修、改进，自然就与学生利益密切相关。所以学生有权了解这件事情，学校也完全应当在着手改造之前向学生公示与其相关的事宜。

其次，学校在这件事情上不进行公示，这与之前事事公示的作为有很大的反差，令笔者不得不怀疑校方的态度与动机。正如某位学长所说，“虽说我并非阴谋论者，但每逢学校将手伸到学生的公共空间之时，我必定以最大恶意揣测校方意图”。这并非笔者和这位学者有多么恶毒，而是面对学生权利，我们只能用这样的方式进行最大可能的保护。而校方这样不公示的行为，导致学生在家其重返校园之后，发现木已成舟，即使想反对，也没有办法再将原来的公自找回来了。所以笔者有理由认为，校方这样做，或许是想到了学生可能的反对意见和质疑声音，所以不愿公示；也或许是校方已经开始无视学生的声音，无视学生的权利，以自己的决定为重，而认为学生的建议无需重视。不论是哪一种原因，校方这样剥夺学生知情权，“背着学生做事”的做法，无疑会让渴求民主，希望维护自身权利，并且信任学校会给予自己这样机会的学生们不寒而栗。也让深中这块“民主”的金字招牌，又蒙上了一层阴影。

其二，公自改造成日进堂之后，它于学生而言的作用到底是更大了，还是更小了？

笔者曾在从前的公自学习过，也曾步入现在的日进堂看过。所以笔者自认为可以做些比较。

第一，日进堂将原来公自的一半左右的地方全部改成了一个名为“金融创新中心”的区域。以至于原本就只有一间大教室大小的自习室如今更是只能摆下几排桌椅。笔者个人对金融并不十分感兴趣。而据笔者观察，校内学生中对金融十分感兴趣，且掌握相对充分的专业知识的人，实在占少数。为这少数人单独开辟的“金融创新中心”，占据了原本人人都可以拿来自习的地方的一半。笔者实在不认为这于全体学生而言会更有益处。

第二，如今的日进堂，可以容纳的人数最多不超过60人，而且是在十分拥挤的情况下。而之前的公自，在坐满的情况下可以容纳上百人。即使原公自可以容纳如此多的学生，在期中、期末这样

的特殊时间里，公自仍然很难“抢到”座位。这当然也与部分人不文明的占座行为有关，但也充分说明了公自的座位数量是不够用的。而现在，学校非但未将公自面积扩充，反而分了一半给金融创新中心。学生想要在日进堂自习会面临何其尴尬的境地自是可想而知的了。

第三，日进堂桌子的阅览架上摆放着各种各样的大学招新资料，墙上也贴满了各式各样的大学招生信息。诚然，身为高中生，上一所好大学是许多人的共同目标。但是这样花里胡哨，颜色各异的大学招生资料，对于原本宁静安详的自习室来说，是否有些过于鲜艳而扰乱了其中本应平和的学习氛围呢？笔者原先在公自自习时，抬头望见的是木质的书架，上面整齐地陈列着各式各样的书籍。桌面上也往往只有每个学生自己带来的书本作业。而如今倘若笔者在日进堂里自习，一抬头便看到一张张艳丽的海报，开始学习前不得不被迫看到各式各样的大学招生信息，处于这样浮躁的气氛之中，笔者恐怕难有这样的定力使自己保持好的心情去继续自己的学习了。

第四，日进堂装修时的气味及其刺鼻，以至于笔者在返校之后日进堂的装修期间总要远离装修工地行走。纵使日进堂装修完毕，开放已经一个多星期之后，笔者一进去，仍旧不免被其中刺激性的气味熏了一个跟头。笔者并不是一个懂得装修的人，但笔者仍旧怀疑这样的日进堂对于在其中自习的学生来说，会不会有不好的影响。即使身体上没有，在精神上，呼吸着这样气味的空气去学习，恐怕效果也要打些折扣。

其三，校方对于这次已经在学生中闹得沸沸扬扬的公自改成日进堂的事件，仍旧没有任何官方的回应。学生，乃至老师们都在议论纷纷，然而事情的“始作俑者”，校方，却像没事一样。之前的公示不到位，没有解释。之后有同学提出的关于日进堂的建议，没有回答。而不少同学抱怨的日进堂的装修气味太过刺鼻等问题，校方也没给出一个答案。

倘若说之前校方没有公示就开始改造公自令学生心情沉重，那么校方事后这样的态度无疑更是雪上加霜。笔者实在难以置信，校方究竟视学生为何物，置学生于何地呢。学生的声音，于校方而言，真的就那么不值一提吗。

当然，关于校方最终究竟会不会回应此事，笔者自不敢妄下定论。笔者也十分期待这只是校方一时的反应滞后，很快就能给出学生满意的答复。这样也算不枉学生们的诉求与这次事情的激烈争论吧。

最后笔者想说，校园民主，在中国本就是很少实践的一样事物，而在高中校园中更是少之又少。如今深中虽然有了成型的“两会制度”，有了有关“街头民主”和“制度民主”的讨论，有了一群又一群渴求民主的深中人的加入，有了以“民主”为特色的校园文化。但是深中的校园民主，仍旧十分脆弱。它直到现在仍旧如一只初生的小鸟一般脆弱，随便一点风浪便可以将其倾覆。而它唯一的依靠，就是敢于发声，勇于追求的深中人。所以，请大家一起保护好脆弱的校园民主，共创深中更加美好的明天。



左上为日进堂外貌，右上外日进堂内自习室一角
下为日进堂内金融创新中心





Nirvana Weekly

“Through the darkest dark, may we see the light”

“越万里之溟濛兮，见凤之流光”